

卫斯理

公主传奇系列



大 宝 藏



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亚洲之鹰

大宝藏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7

责任编辑:葛佳映

封面设计:静 彦

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公主传奇

大宝藏

作者:卫斯理

出版发行: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经 销: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陕西安康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380 千字

1999 年 1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1 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0 册

ISBN 7-80605-194-5/I·161 定价:15.80 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目 录

大宝藏 (1)

—

年轻人并没有听人叔叔的话，他将奥丽卡带出来后，就离她而去，而不是和她在一起，与他叔叔那样的说法，和她去罗曼蒂克谈情，不过这一次他也没有躲起来，而是回他最喜欢远东的一个大城市中，象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住了下来。

在表面上看来，年轻人的心境，好象很平静，但是，在实际上，他却一点也不平静。

他留心看任何有关奥丽的新闻，奥丽卡现在是世界上最美丽而又最富有的寡妇，而且，她又被牵涉进一项巨大的武装叛变事件之中，她的新闻之多，可想而知，巴西政府曾要封去她一切的财产（享特的财产），但是却被巴西的最高法院否决了，所以奥丽卡仍然继承了享特的在量财产。

年轻人知道，奥丽卡是一定会来找他的，但是什么时候呢？年轻人却不知道，再和奥丽卡相见时，他应该怎么样？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的心境，又怎么可能平静无事？

年轻人曾作种种的努力，使他自己不去想那令他困扰的事，他

开始积极地进地进行他一直在持续着,但是未能真正努力努力过的中国金币和银币的收集工作。

一切的搜集活动之所以吸引千千万万的人,成为的嗜好,是因为每一个收集者都知道,他们收集的目的是什么,一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必须出现“有钱得不到”的局面,并不是有钱就一定可以达到目的的,而是还要靠不断努力和机缘。

钱对于年轻人来说,是完全不成问题的,但是他的机缘,显然不够好。两天之前,他曾版一份专门性的杂志上,有一位收藏家出让一枚光绪十三年,两广总督张之洞监造的“广东省造,库平七钱二分”的银币,那是中国银币中极其罕有的一种,铸成之后,并未正式发行,存量极少,他立时发电报去订购,但是对方的回答,表示抱歉,已经被别人捷足先得了。

这一天,年轻人正在检视他的收藏品,电话响了起来。年轻人拿起电话,对方是一个近月来他听熟了的声音,那是一个钱币商,他的声音之中,充满了兴奋说道:“我这里有两枚罕见的珍品,你要来看看?”

年轻人道:“是什么?”

钱币商甚至不由自主地喘着气,道:“一枚是咸丰六年,郁盛森足纹银饼,还有一枚是金币,真想不到见到这枚珍品!”

钱币商的声音,甚至过于激动,年轻人反倒笑了起来,说道:“别紧张,是什么?”

钱币商终于立时站了起来,他也不禁有点紧张,中国的金币极

少，每一枚都是珍品，而尤以光绪丙午、丁未两年所铸的“库平一两”金币，是珍罕之极的极品，是任何钱币收集家梦寐以求的东西，几乎已被列为不可能得到的物品了！

年轻人站了起来，立时道：“我就来！”

他放下了电话，拿起了外套，就离开了住所。

那家专为金币收集家服务的公司规模并不大，在一个商场的三楼，只占了一间铺位。

可是这家公司却在民办上享有盛名，最主要的是因为那位钱币商朱丰，本身是真正的钱币鉴赏专家之故。

年轻人大约在接到了电话之后 20 分钟，来到了钱币公司的门口，可是当他到了公司的门口之际，却发现门口的玻璃上，已位下了遮蔽的百叶帘，同时，挂着写有“休息”的牌子。

年轻人不禁呆了一呆，他伸手在玻璃上敲了两下，那时候，他并未意料到可能有什么意外发生，他想，朱丰关上了门，可能想单独和他欣赏那两枚罕有的中国钱币，而不想有别的顾客来打扰。

但是，当他敲门达 1 分钟之后，而且越敲越大声，而仍然没有人回答之际，他后退了一步，充满疑惑地望着那紧闭的门。

也就是这时，在他的身后，忽然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道：“朱先生出去了，才离开的！”

年轻人转过身来，在向人他搭讪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胖女人，看来，就象是一只花花绿绿，五彩缤纷的啤酒桶，年轻人的心中，起了一阵厌恶感，每当他看到了这一类上了年纪的五彩啤酒桶

之际，他会自然而然的，想起一条蠕动的大毛虫来。

但为了礼貌，他并没有显露他的厌恶，只是摇摆着头，道：“奇怪，朱先生和我约好了！”

那七彩啤酒桶摇摆着，道：“朱先生好象有什么急事，匆匆走开去的，一面走开去的时候，一面口中还在喃喃地说什么‘三只’、‘四只’，我想出来问他有什么事，他已经走远了！”

年轻人用疑惑的神情，打量着七彩啤酒桶，道：“你是——”

七彩啤酒桶忙指着全币商店旁边的一家铺子，道：“这是我的古董店，你请进来坐坐？”

年轻人“哦”地一声，他心中不禁有点同情朱丰，可怜的朱丰，每天和这样的人为邻！他忙摇手道：“不，我在这里等人他！”

七彩啤酒桶还不肯放过年轻人，掀着肥厚嘴唇，张开轿盆大口，道：“先生，我的店子虽然不大，但是也有不少精品，你不妨看看！”

年轻人叹了一声，他不是不喜欢古董，但是在见过伊通古董店之后，这种专门做游客生意的古董店，简直不知算是什么东西，再加上那个不断摇晃着的啤酒桶，实在让人无法忍受。

所以年轻人只是冷冷地道：“对不起，我没有兴趣！”

七彩啤酒桶瞪了瞪眼，年轻人已经转过身，向前走开去，商场是由一条迂回的走廊组成的，走廊的两旁，全是各种各样的商店，年轻人信步几前着，约莫在 20 分钟之后，他已经兜了一个圈，在回到了钱店的门口，可是门仍然关着。

年轻人不禁皱了皱眉头，他认识朱丰的日子不算长，但是却对年丰的为人，有相当的了解，事实上，要了解收集家的性格，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因为每一项收集，都需要分类，保存，所以，收集家往往是一个十分有规律，近乎刻板的人。

朱丰就是这样一个人。

一个这样的人，并不会约了顾客之后突然离去，但是一定有极其重要的事，才会使得他这样做，年轻人决定再走一个圈。

可是，当又过一二十分钟之后，他又再度回来之际，门仍然关着，年轻人没有再等下去，只是在小日记本，扯下了张纸，写了几句，在门缝中塞了进去，就离开了那商场，上了停车场。

他才踏进停车场，就知道在停车场中，有什么意外发生了，很多看热闹的人，围成一个圈，有很多警员，有的正在赶来热闹的人。

年轻人直走向自己的车子，打开车门，当他准备坐进车子之际，他才看到，几具警官天在看视一个倒在地上的人，从那倒在地上的人的背部，可以看到还没彻底凝固的鲜血。

年轻人的心中道：一件凶杀案！可是随后，他震动了一下：那死人的背影太熟悉了，那是朱丰。

年轻人在陡地震动了一上之后，心头不禁大卢疑惑，朱丰怎么会突然死在车场的？他自然也立刻想起了那枚光绪丙午年的金币，但他随即又摇了摇头，一枚这样的金币，当然在收藏家心目中的珍品，但是实际上，它的价值，也不会超过 20 万美元，好象还不

足以造成一件谋杀案，年轻人可以说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他从来就和警察保持着距离，不和他们发生任何关系，他虽然认出死者是朱丰，但也绝不会走过去看得明白。

他所立即想到的只是，他塞进门缝中去的那张纸，在警察弄明白了朱丰的身份之后，一定会进入他的店子，也一定会发现那张纸，是不是会根据那张纸，而找到他呢？

然而，他在对自己留下的字句，想了一遍之后，觉得没有任何线索可以使警察找到自己的，他又向朱丰的尸体望了一眼，心中很有点感到人生无常，然后，进了车子，驶出了停车场。

第二天，在报纸上，年轻人看到了“钱币收藏家朱丰在停车场惨死”的新闻，他参阅了好几份报纸，说的都大同小异，不外是身上的财物尽失，可能是遇劫抗拒，遭劫匪刺死云云。

年轻又叹了一声，他倒想知道，朱丰还有什么亲人，和那家虽然小，但是却可以供应第一级珍罕钱币的店子，归谁来管理。

可是，凶杀案在大都市中，已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新闻，隔了几天，就没有什么消息了，一直到了大半个月之后，他才又在报上看到了一则拍卖广告，那则广告登得相当地大：“拍卖钱币收藏家朱丰先生所有店内商品，包括朱先生前私人收藏在内，已将全部有价值有藏品，编有目录，每份 10 美元，拍卖为一次进行，即承继人在落锤后，立即以现金或银行支票付清所有款项……”

年轻人看了看卖的日期，是在三个月之后，当然，这样大宗的拍卖，一定要在全世界找寻买主，一个月的时间必须的。

年轻人知道，朱丰的收藏，极其丰富，世界各国的钱币都有用，朱丰的收藏品作为基础，再加以扩大，就可以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权威钱币收藏家。

年轻人决定参加拍卖，当天下午，就到拍卖公司，就有人决定参加拍卖，就有人在他的肩头上拍了一下，道：“想和我竞争么？”年轻人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熟悉的烟味，使年轻人自然而然地笑了起来，他没有转过身，就说道：“叔叔！”

在年轻人身后的，正是他的叔叔，当年轻人转过身来的时候，他叔叔笑着，用烟斗指着他的胸口，说道：“怎么样，收集钱币，不见得可以排遣你心中的寂寞吧！”

年轻人笑了起来，笑得有点苦涩，道：“叔叔，你这个长辈，有点特别！”

老人家却笑得很爽朗，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别的长辈，总是阻止你和奥丽卡这样的女孩子来往，而我却反倒鼓励你，是不是？”

年轻人点着头，道：“你完全弄错了，不是我在鼓励你，而是你自己的内心深处，有着一股不可抗拒的感情存在着，你想和自己的感情作对，那是一定失败的，我只不过不想你失败而已！”

年轻人又苦笑了起来，他在口头上，自然不承认他叔叔的话，但是事实上，他心中有数，他叔叔是对的，看来他非失败不可。

他实在不愿意再多说下去，所以岔开话题，说道：“叔叔，你可看到目录中有什么珍品没有？”

老人家笑起来，道：“有，有一片七枚连在一起的楚国郢锾，那是世界是最早的金币——你看了全部拍卖的底价没有，想不到朱丰的收藏，如此之多！”

年轻人翻了翻手中的目录，他立时看到了全部拍卖品的底价：100万美元。

年轻人耸了耸肩，说道：“这只不过是底价，三个月卖出的价钱，不知是多少？”

老人家表示同意，道：“这倒是真的，你看，他有四枚光绪丙午金币，真非同不可！”

年轻人怔了怔，立时又翻开目录中的“中国钱币”部分，果然，在1906年天津造币厂铸造之中国第一枚机制的项目下，数量一栏上，是一个“四”字。

年轻人轻摇着头，说道：“四枚，奇怪得很，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说只有一枚！”

老人家望了年轻人一眼，他们一起离开了拍卖了公司，年轻人一面将那天朱丰来了电话之后，他赶到朱丰的店子之后，将所发生的事，讲了一遍。

老人家没有什么表示，只是淡然应着，然后他说：“拍卖会再见，多保重！”

年轻人和他叔叔分手之后，回到了家中，详细地研究着那份目录，记载在目录上的，世界各地珍罕的钱币，简直是美不胜收，看了这份目录，年轻人才知道朱丰是一个十分深藏不露的人，因为在

他和朱丰几个月的交往之中，朱丰从来没有向他透露过着这样巨量的收藏。

年轻人也可以预料到，三个月后的拍卖，一定是轰动世界的一次拍卖，任何人如果买到了朱丰的全部收藏，那么他可以留下自己喜爱的部分，将其余的零碎卖出去，不但可以得到许多珍贵的钱币，而且还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润。

朱丰的死，已经成了疑案，年轻人间中在报上看到一点消息，但是都无关宏旨，凶手也没有下落，而年轻人也一直花时间在研究着那份目录。

接着，在年轻人收到专门性钱币收集杂志中，几乎也全将这次拍卖，当做话题，至少有三十篇以上的文章，剖析朱丰藏品之丰富，几乎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

然后，拍卖的日子，终于来临了。

从世界各地前来的买家之多，远出乎拍卖公司的意料之外，所以，拍买临时改在一间大酒店的大堂中举行，而全部藏品，也在拍卖前十天，开始展出，展出的场地，有数以百计的护卫人员守护着。

年轻人几乎每天都去看，消磨上好几个小时，和其他有心参加竞买的人一样，有时，只在一枚金币之前，就可以呆上好久的时间。

由于展出时间长，所以到了正式拍买的那一天，到场的人，几乎全是在以前见过面的，大家见了，都作会心的微笑。

年轻人到得很早，坐了一个很有利的位置，3分钟之后，他叔叔也来了，坐在他的身边。

年轻人低声道：“叔叔，照你估价，100万元的底价会被抬高多少倍？”

老人家想也不想，就道：“三十到五十倍！”

年轻人耸了耸肩，本来也是他意料中的事，这时，他心中想到的只是一点：只怕朱丰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藏品，有着这样骇人的市场价格。

就算以底价的三十倍拍卖出去，那就是3000美元，无论如何，那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了；这笔数巨大的金钱，是归什么人所有呢？

年轻人也曾下过一番功夫，想在拍卖公司方面，调查一下委托人究竟是谁，可是没有结果。

年轻人心中不禁有点后悔，这些日子以来，他对于朱丰的死因。并没有作进一步的调查，他总是最后一个，曾和朱丰在电话中通过电话的人，朱丰是因为什么而死的？是因为他那笔巨大的收藏？是因为他死了之后，有人可以得到巨大的利益？现在已经事隔了三个多月，再去调查，是不是太迟了？年轻人皱着眉，正在思索着，他叔叔忽然轻轻碰了他一下，道：“你看，是什么人来？”

年轻人转过头去，他看到一个身形高大，深目高鼻，英俊潇洒，气派，风度，好到了无以复加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那个人是年轻人所熟悉的，土耳其皇！老人家又低道：“看来有一场热闹！”

土耳其皇的神态有点傲然，道：“我自己！”

他一面说着，一面又在年轻人的肩上，轻轻拍了一下，说道：

“你在伦敦玩的那一手，听说令得奥丽卡公主破了产，是不是？”

年轻人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多作讨论，所以他只是冷冷地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土耳其皇打了一个哈哈，没有再说下去，这时，一直有人进场来，土耳皇指着一个胖子道：“看到没有，奇勒博士也来了！”

收集钱币的人，是没有不认识这胖子的，他是中世纪西班牙金币的专家，权威的钱币收藏者，土耳其皇压低了声音，道：“据我所知，他代表美国德州的火油商集团来参加出价，我看，这一份全是他的了！”

年轻人扬了扬眉，向一个身材瘦削，看来一点也不起眼的老头子，呶了呶嘴，道：“这一个专家呢？罗马教廷的财政以为教廷敌不过德萨斯的油商？”

年轻人的叔叔打了一个呵欠，道：“别忽略了那三个阿拍人，他们的钱多得可以将撒哈拉大沙漠全用钞票盖起来，我看他们也志在必得！”

土耳其皇耸了耸肩，道：“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一定要将全部藏品一次卖去，应该拆开来拍卖！”

年轻人和他叔叔没有表示什么意见，老人家又打了一个呵欠，年轻人看了看表，已经 9 点 55 分，拍卖的主持人已经走了上台去了。

酒店的大堂中，已经满是人群，来得迟的，只好站着，没有座位，20 点正，拍卖主人站了起来，道：“各位，欢迎各位参加拍卖，抱

歉的是，在各位之中，只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目的，我们曾收到二十七封已附有支票的信参加拍卖，其中出价没有高过 1800 万美元的话，拍卖品就归这位南美洲的匿名先生所得。”

在拍卖主持人宣布了这一点后，酒店的大堂中，起了一阵小的骚动，从很多的神情上，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

拍卖主持人清了一喉咙，道：“有没有人出更高的价钱？”在年轻人的身后，土耳其皇略举了举手，用宏亮的声音道：“1900 万！”

三个阿拍伯人一起叫了起来：2000 万！”

年轻人和他叔叔互望了一眼，老人家微笑着，低声道：“别心急，先让他们热闹热闹！”

他们的身后，土耳其皇又叫道：“2100 万！”

年轻人转头，向土耳其皇眨着眨着，土耳其皇一副充满信心的样子。

年轻人转回头来，低声道：“叔叔，我曾详细算过，就算以 4000 万的价钱买下来之后，逐枚卖出去，也可赚两成利润！”

老人家道：“错了，可以赚一倍！”

年轻人有点愕然，老人家低声笑道：“你太不会做生意了，当全世界仅有的几枚金币，全在你的中的时候，价钱就由你来定了！”

年轻人直了直身子，他听到奇勒博士参加出价了，他的声音有点嘶哑，但极其镇定，他叫着道：“3500 万！”

被老人形容为可以将钞票铺满整个撒哈拉大沙漠的阿拉伯人有点愤怒，叫道：“3200 万！”

酒店的大堂中，又起了一阵骚动，在人声嗡嗡之中，一个低沉的声音，立时令昨在场的所有声音，全静了下来，一起向那声音的来源看去。

发出那声音的，是一个普通的，神情有点阴森，钩鼻子的欧洲人，他说的话很简单，只不过是三个字：“4000 千万！”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那欧洲人也全然若无其事。

拍卖的主持人吞了一口口水，然后重复着，道：“4000 万，还有没有人出更高的价钱？”

酒店大堂中，一阵沉寂，那三个阿拉伯人低声商议了几秒钟，其中一个，举起手来，道：“主持人，我们要求知道竞争者的真正实力！”

三个阿拍人一起盯着那个欧洲人，象是将他当成了敌人一样。

那欧洲人仍然用他低沉的声音，道：“难道你们要我将 4000 万美元的现钞，带在身上？”

酒店大堂中，响起了一阵哄笑声，三个阿拉伯人，显得有点发怒，也有点狼狈。

拍卖主持人大声道：“静一静！静一静！”

等到大堂中静了下来，主持人才向那欧洲人望去，道：“先生，要求是合理，阁下的银行是——”

那欧洲人道：“瑞士商业银行。”

这个答案，是每一个意料之中的事，主持人立时向他的助手道：“接通瑞士商业银行的电话！”